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六回 走越嶠志士悲窮 入端溪新詞惹禍

卻說賈希仙，見一群人擁進廟門，嚇得逃走了。那人背後追趕喊道：「賈先生，不要跑，我們是來送匾的。」希仙聽說送匾，想道：莫非我拆的字尚准，停了腳步，問其原故。那人道：「賈先生，你拆的字准極了，我依了你的話，走到北城門門洞裡，可巧我那舍親，領了我的兒子進城，你不是個鐵口嗎？我因急著要尋兒子，連課金也來不及付，如今補還你課金，再送你一塊匾，揚揚你的大名，快些跟我回去。」希仙一聽大喜，方才跟了他，回到自己擺攤的所在。只見有七八個人，在那裡替他將招牌掛起，上面加了一條紅布，寫著三個字，叫做「賽鐵口」。放起一掛三百頭的鞭炮，那來拆字的人，拿出一百四□文錢酬謝他，登時看的人圍滿了，聽得拆字靈驗，內中便有幾個人想出些未來的事，拈個字卷要拆。這日希仙直弄到天黑，不曾住口，攤上的錢擺滿了，約莫著有兩吊錢光景。道士聽得他如此利市，也走來呵奉他，請他在廟裡吃飯，自己房裡住宿，叫香伙來替他收了攤子。自此希仙倒也得所，拆字的生意甚忙，傳揚出去，連租界上都曉得賈鐵口拆的字准。一日天晚，有個人來到道士那裡找他，頭上帶著外國帽子，身上穿件竹布長衫，腳上一雙外國皮靴，見面道：「這位就是賈先生麼？我們老爺請你去拆字。」希仙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不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務必要去走一趟，我們老爺的課金，不比尋常，至少也有一兩塊呢。」希仙本不肯行，怎奈道士在旁攙掇，沒法同他去的，那人一路上想出些閒話來，同希仙扳談。又說他老爺是湖北人，姓魏，在海關上當翻譯。因為在堂子裡娶了個姨太太，如今跟了個人逃走了，要去追尋，所以請你拆字。賈先生，你字是拆的靈的，但這樁事，你雖曉得些來歷，勸你也不必直說。倘是這姨太太再進門，太太便沒命了，實在會挑唆主人，鬧得上上下下不得安穩，隨他去了，倒還乾淨。希仙聽他說老爺姓魏，是湖北人，心上一動道：「不錯，從前淡說起，他有個叔父號子明，在上海海關上做翻譯，莫非即是此人，見面倒要探問探問。」又聽他說了那番話，知道這姨太太逃走，一定有些關節在內，隨口應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請放心。」那人著實歡喜道：「你只要直說，我便請我們太太，私底下再多多送你些錢。」希仙道：「那倒不在乎，你替我僱部東洋車罷，實在走不動哩。」那人連連答應，僱了兩部東洋車，同到後馬路如意里二巷。

到了門口，那人領著他推門進去，原來那房子是五幢樓房，兩旁共是四幢廂屋，那人領他到西廂房裡坐著，去裏主人。坐了半天，重見那人跑下樓來，說：「老爺叫請先生上去問話。」希仙跟著那人到了上頭屋裡，望見裡面一色的外國桌椅，中間桌子上，蒙著一塊雪白的洋布，那老爺靠在外國皮躺椅上，口中銜著一支呂宋煙，也不立起招呼，叫他在桌子旁邊坐了。煤氣燈照著滿屋雪亮，那魏子明看他個拆字先生模樣，便問道：「足下青年儒雅，為何卻來此拆字？」希仙道：「我是湖北興國州人，因約了同學寧孫謀、魏淡然到上海遊學，中途失散，沒得旅費，借此餬口的。」那魏子明便問這魏淡然是那裡人，希仙就把淡然的家世敘了一番，那魏子明道：「這樣說，他是我的舍姪，如今在那裡？」希仙聽說，連忙立起來作揖，口稱「世叔」。那魏子明是灑脫慣的，只將手一拱，重複坐下。希仙又將鎮江失散的原故，述了一遍。魏子明便問希仙在湖北那個學堂讀書，西文有幾年的程度。希仙一一說了，子明問他幾句外國話，希仙都答對得來，子明就請他住下，叫人到城隍廟裡將他行李搬來。希仙道：「不瞞世叔說，行李是掉在船上了，廟裡一無所有。」子明聽了道：「這倒乾淨，我替你置備些罷。你要想進學堂，是個有志氣的，但是上海的學堂雖多，現在不是招考的時候，你在此住幾天，我寫一封信，薦你到廣東肇慶府新辦的學堂裡去，當個師範生罷。我原籍本是廣東新會，在貴省多年，你說我舍姪是湖北人，卻不對了。」希仙謝了子明，就在他寓中住下。子明曉得拆字無用，也不提起逃妾的事。過了幾日，子明替他置備了些衣服鋪蓋，送他五□元川費，叫他去搭廣利輪船，先到省城，又寫信囑托省城廣府前一個玉器鋪子裡的周掌櫃，指點他搭船到香山去。希仙別了子明，上船去了，這裡子明一面差人到鎮江，去打聽淡然消息不提。

且說希仙上船後，連日遇著大風，船上人人躺倒，茶水飯食，一概都無。他自己尚能掙扎起來，到外面看看海景。只見浙江的普陀山近了，那海中驚濤駭浪，似雪白的一條匹練卷來，不敢久立。進艙去了，覺得眼花頭暈，一般的躺下。過了兩日，到得香港，船也停了，呷些粥湯，覺得精神爽快。想到外面去逛逛，斗然來了三四個廣州人，赤了腳，穿一身不黃不黑的短褲褂，問他道：「你吸鴉片不吸？」希仙道：「我不吸，你為什麼問我？」他道：「你不吸，我不信，要得查查。」說罷，就在身上亂搜，鬧得希仙無明火直冒，用力一推，幾個人一齊跌倒，口中喃喃的咒罵著出去了。希仙看此光景，知道又是禍事到了，然亦無法可避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停了一會，一個高大的英國人走來，帶頂兵官的帽子，背後跟著幾個廣州人，那英國人打著英語問：「這人的鴉片煙放在那裡？」那廣州人就在希仙的褥子底下，取出一小罐鴉片煙來。希仙見了駭異已極，不由得心中突突的跳。原來前次搜煙的人，身邊原帶好煙罐，見希仙翻了臉，就將此罐趁勢放在他褥子底下，這種辦法，叫做栽贓。沒有到過香港的人，往往吃他的苦頭，曉得其中弊病的，便將那來搜鴉片煙的人身上，先搜一遍，方可放他進艙。

閒話休提，再說希仙見那英國人拿了煙罐，就有幾個廣州人，簇著他叫他上岸，希仙不知所以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，我本是不吸煙的，這煙罐不是我的，就便有了煙罐什麼要緊，為何要叫我上岸？」那廣州人道：「你不必管，上岸自有好處。」希仙料著動蠻也是無益，且同他上去，看是如何？便又說道：「我上去不妨，但我這行李交與何人？」那廣州人道：「我們替你拿上去。」就有兩三個人，替他捐了行李，一同上岸。那英國人在後面押著，到了一所大洋房前，看見上面牌上寫著：「拿獲火匪一名，記名提督某某。」希仙忖道：原來這樣大的官兒也可拿得，區區被他拿來，更不算屈辱了。只得俯首跟了他們進去，到得裡面，堂上站了半天，就有外國官出來審問。希仙勉強打著英語分辨，英官要罰他一百元，他說我只有四□元川費，外國官不信，叫他打開箱子來看，就將他箱子裡的衣服揀好的取出，約莫著有五六□元的價本，又叫他將現洋補足。他沒法，只得伸手在袋裡摸出鈔票四張，是匯豐銀行香港通用的票子。

原來賈希仙因為鎮江上岸，帶的洋錢少了，吃過苦頭，這回特特換了鈔票，放在身上，預備到香港兌用的。如今又被外國官取去了，那外國官因他罰款已交出，便命他出去。希仙滿肚皮的不服，又無可如何，只得手提著空衣箱，揹著鋪蓋，走到岸邊。幸喜廣州船尚未開去，仍舊找到自己住的那間房艙，叫茶房開門進去，就有好些人來問他，如何出得來的，他一一說了。內中有個廣州府人，是兩榜出身，在京裡當主事告假回來的，對他說道：「你還算是僥倖的了，要是洋錢不夠贖身，須送到外國去作苦工，那才沒得命哩！這是外國人專利的，船到香港，不管你搭客是什麼人，總要去買他本國有牌子的煙，方准吸，若是自己帶了煙，被他查出，便是禍事臨頭，我們不能自強，可為痛哭流涕，況且不吸煙，這分明是栽贓，更加冤枉。」因又把栽贓的緣故，說了一番，歎息而去。希仙坐在房艙裡納悶，想道：我恁的這樣磨難多，如今到廣州去，怕又要流落的了。雖然有魏子明的信，可去找那周掌櫃的，但是他一個做生意的人，未必能如魏子明那般待人，他若不肯借錢，如何到得香山？躊躇了半天，想不出法子，摸摸袋裡，只有二三□個小銀角子，開箱一看，只剩幾件布衣服，歎了口氣，躺下。

到了次日，船到省城珠江裡停著，就有小艇子上的人來覓主僱。希仙搭上小艇子，到了中和棧水碼頭，上了棧，打聽房價，原來每日要一錢八分銀子，吃飯在內。住了一宿，次日一早起來，帶了魏子明的信，去找周掌櫃的。走了無數的錯路，才走到廣府前，找來找去，找不到那個玉器鋪，問問左近的鄰居，都說這鋪子是前月關門的，因為虧空大，收歇了。希仙又問這周掌櫃的住處，卻沒人曉得，希仙無奈，只得回到客棧，尋思無計，只有且到肇慶再說。當日就訪問客棧中的帳房先生，到肇慶有無便船，船價若干？他說：「木輪船天天開的，你若要去，只消八角洋錢。」希仙聽了大喜，原來他身邊還有兩圓幾角小洋，當即算還了房飯錢，上了木輪，不消兩日，已到肇慶，找個客寓住下，取出魏子明的信來細看，上面寫「端溪學堂總教習朱了凡先生台啟。」原來這學堂是肇慶城裡大富戶鄭如舟開的，鄭家世代經商，這如舟專辦外國五金器具，在上海開了兩片五金店，又開一個鐵廠，有二百萬家私，為人疏財好義，獨捐二□萬銀子，辦這個學堂，請的這位朱了凡先生，是浙江義烏人，向在廣雅書院掌教，大有名望，是

個不喜新不厭舊的。且說希仙來到學堂，要拜朱總教習，只見那學堂規模宏敞，頭門口一樣有門丁站著。希仙擎了名帖和信，交給門丁，說明來意。他說：「早半天，朱大人有公事不見客，你飯後四點半鐘來罷。」希仙沒法，只得依舊回至客寓，看看到得四點半鐘，再去探問時，果然那門丁肯回了，進去好一會出來，說聲：「請！」希仙跟他進去，走到講堂後面，三間正房，上面掛個金字牌子，叫做總教習室。希仙走上階去，見那朱先生已在中間，讓他進房，希仙連忙下個全禮。這朱先生卻謙和得極，已看過信，曉得來歷，就說道：「我這學堂裡，是極頑固的；華文功課，居□之七，西文功課，止□之三。師範生每日要五個鐘頭教學生，兩個鐘頭上自己的西學課，辛苦得極，你能做的來，明早就拿筆硯來，補做一篇文章，附入師範班便了。」希仙到得屋中，看見他桌上所堆的，盡是些《近思錄》、《呻吟語》之類，心中已不耐煩。今聽他所說的話，知與自己意見不合，然既到了此間，正是進退兩難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悉聽吩咐，都可勉力做去。」朱先生道：「好極了，你明早七點鐘到堂，不可遲誤。」說罷送客。

希仙走出，一路籌思自己的旅費不夠，如此一耽擱，倒有些尷尬了。到得客寓，沒法取幾件布衣服，當了來作用度。次日赴學堂應考，題目是個用夏變夷論，只得說了些違心的話，敷衍了四百多字交卷，那朱先生帶上老光眼鏡，搖頭擺尾的，看了一遍道：「你文氣尚清通，今日就搬進來罷，每月六兩銀子膏火，如考得前五名，另外有獎賞。切不要學我那學生魏子明，沾染了滿身西洋習氣。」希仙聽了，才知道子明是他學生。當下回寓，算清了房飯錢，將鋪蓋搬入學堂，住了□三號的臥室，拜見同學，原來共有八人，內中一大半是廣雅書院肄業生調過來的，只有順德于謹號力夫，高要來華號孟實，香山鄧非歐號亦虛，是學堂裡出身，懂得些普通學問的。希仙一一見過，與于、來、鄧三人頗談得來，便問他們學堂中如何規矩。來孟實道：「這學堂是極腐敗的，程課名目雖多，毫無實濟，教習吃花酒，學生賭銅錢，種種說不盡，你和他們共了些時，就曉得了。我們功課定得雖嚴，骨子裡頭，卻是希鬆的。我和力夫、亦虛來此不上一月，正在此商議改圖，卻好你來了，大家商議商議。」這幾句話，希仙極中聽，就和他們打成一伙，自此日則上課，夜則四人聚談。

到了禮拜那天，學堂停課，希仙悶坐無聊，獨自一人走到閱江樓上眺望，心上有些感觸，題了一首《滿江紅》的詞，就在那樓間壁上，用鉛筆寫了，注上自己名字。可巧本省學台李宗師考完了西北江各屬回省，路過肇慶，有些襄校的幕友，上樓閒逛，看見這首詞，為他做的好，錄了回去。途中無事，和學台閒談，說起這首詞來，那學台便問：「是首什麼詞？取來我看。」幕友即將錄下的詞稿呈上，不料李宗師是個老翰林，一向講理學的，看了這首詞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那裡來這樣的孽種，說這些大逆不道的話，我是要好好的辦他個罪名，叫那些新黨知道才好。這名字熟得極，是那裡見過的，哈哈，不錯，朱了凡前輩，對我說過，他新收了一個師範生，就是這個名字。唉！你們何不早些對我說，省得許多轉折，把他順便帶到省裡問罪，豈不是好。」那些幕友嚇得不敢則聲，李學台到了省城，袖了這首詞，去見談制台。這談制台名鑄鳳，也是翰林出身，吏治極為整頓，如今年紀老了，有些怕事。當下聽了李學台的話，看了那首詞，卻不敢怠慢，忙行文密提端溪學堂的師範生賈某究辦。

且說朱總教最怕的是新黨，恐怕連累到自己，那天正在那裡較閱課卷，閱得頭昏眼花，忽然接了這個文書，登時面無人色，身子望後一仰，竟昏暈了去。正是：

平地風波新黨起，青天霹靂老儒驚。

不知賈希仙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